

783 · 24

宋文鑑卷第五十八

奏疏

請修勅令

論監司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論新法進流民圖

論李憲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論開樂御宴

上太皇太后書

請修勅令



劉摯

劉摯

劉摯

鄭俠

鄧潤甫

程頤

程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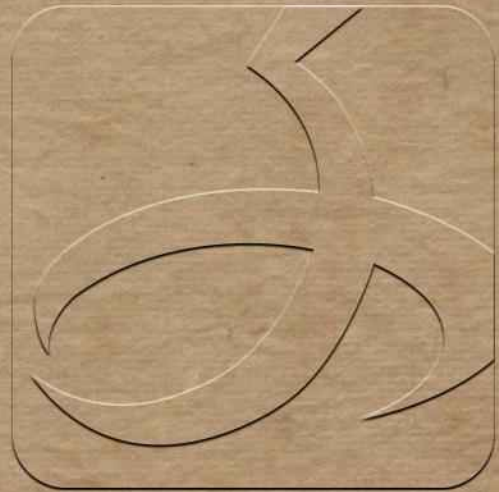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眾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

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完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厯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會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論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概定差騷動一路

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培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欲非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改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機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法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

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負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資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眾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翱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饑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猶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何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

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使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斂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眾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搗地之事傷汗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棼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

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基布張弮而設網家至而戶致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闕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

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木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爲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社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

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削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猷猷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至於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倣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

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而冒千萬重之天闢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圻壤廬舍而賣於

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論李憲

鄧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為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來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為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

中始以思勉爲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拒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將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來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呂鄜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招討爲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幣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以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沿襲故迹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

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價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仁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

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
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
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
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
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
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父至尊
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
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
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
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
情之順義禮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
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
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
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

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旣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
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
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疏遠卑幼悉稱皇親
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
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
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
稱親止爲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
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
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
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
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
竄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旣
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
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

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別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非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為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

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驩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指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頤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一作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

家善教子弟者亦招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自上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相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榘矱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竊以人主居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攝莫敢仰視萬方

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道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

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况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常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

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尙慮陛下不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質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

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信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眾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

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太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

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哉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眾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待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

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
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
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
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
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
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
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
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
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
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
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
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
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
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

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
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
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
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
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願別官近復差修國
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
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
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眾人言之夫告於人者
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
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
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
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
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
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

陸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
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
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
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
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
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
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眾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覲能傳於
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
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
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
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
待罪之至

宋文鑑卷第五十八

宋文鑑卷第五十九

奏疏

論農事

范祖禹

論明堂

范祖禹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祖禹

論聽政

范祖禹

論宦官

范祖禹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
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
艱食夏麥既薄或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陛下哀
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
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
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知其勞苦而恤其困

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眾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

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穰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論明堂

范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

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
夕卽罷警嚴 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
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
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
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
施行 仁宗欽崇禋祀布詔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 英宗
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 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
饗 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 陛下內盡誠敬法則
祖宗則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
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禮之言齋曰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三日必
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
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 陛下

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祇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孝惟 陛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萬國瞻望盛德
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合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
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
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
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 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
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
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
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
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爲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
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
二女釐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啟天下歸之

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有

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鑑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鑑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

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眾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

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昏唯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貴之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官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降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儀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皆從眾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

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陸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陸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陸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宜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眾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陸下留聽于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論聽政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陸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

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陸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陸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陸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成王追念其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陸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陸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陸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陸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

疾已不能出號令

陛下年始十歲

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

陛下儲位遂定

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

太皇太后也聽

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

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

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

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為喜

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

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

為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

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

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

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

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

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

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

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

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

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

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

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

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

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

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

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

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眾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

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

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

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 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 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 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 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 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 陛下與 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 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 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 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 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 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閒伺隙之時也不可

預防之此等既上悞 先帝今又欲復悞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 陛下自 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 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閒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眾多恐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 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 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

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
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
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
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
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
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
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
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
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
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
忿為陳洪志所弑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去憲宗之賊謀泄
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
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
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

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
鳳翔於是崔裔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
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
哉 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 太宗曰朕
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
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 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
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
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眾杖脊黥面配流崖州 太宗可謂深
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 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閒構兩宮致
慈聖太后與 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
其黨然後 慈聖 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閒內
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
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
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

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
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塚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
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
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 陛下近召內臣
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
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
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
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
極言之 陛下與 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
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
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
清未有如今日也 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 陛下
奈何先自壞之 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
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 陛下何不慎守法度

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
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
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
甚難 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
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
日必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
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 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
雖至愚亦知其未必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
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至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
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
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
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恐知憂懼則吾
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
當今必無然以 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

內外為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眾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宋文鑑卷第五十九

宋文鑑卷第六十

奏疏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請還政

請令帶職入赴三館供職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請罷三舍法

論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論堂除之弊

請戒約傳習異端

梁燾

梁燾

胡宗愈

王巖叟

王巖叟

王巖叟

王巖叟

王巖叟

王巖叟

劉安世

朱光庭

請用經術取士

朱光庭

論呂大防乞以早罷

梁燾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願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願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二三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去位也名益重望亦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

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以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此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為計寢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其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交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疎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眾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其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合以禮去不唯大防得

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言者之所指適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 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 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 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為計以治亂為念以養大臣之譽望為意以勵縉紳之廉隅為術保完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就謝早烈之譴銷厭愁怨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請還政

原闕從歸安陸氏所藏端平重修大字本借鈔補刊

梁燾

臣以孤直上荷拔擢兩在言路徧歷臺諫前後論列多蒙聽納昨自外郡再蒙收召使得待罪翰苑論思獻納預聞大政不獨以文字為職也眷遇之厚羣臣莫比如臣之愚何以報稱誓當竭盡死節知無不為終期少補聰明庶不辜負恩遇恭以 皇帝陛下富

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愛之實藹聞于外性資成定盛德日新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臣民歡欣四海仰戴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維是政機之煩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 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頤神閒燕遠光前人垂法萬世豈不美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聖如德以臣言為然伏望明出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甚臣不勝倦倦竭忠盡直以干斧鉞之誅惟幸裁赦

請令帶職人赴三館供職

原闕從歸安陸氏所藏端平重修大字本借鈔補刊

胡宗愈

臣檢會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今來內外官並許貼職食錢並理任外其餘恩數並依官制以前條貫又準五月三日聖旨指揮勘會秘書省自有職事官其舊帶館職並今後除授校理以上職名並不供職臣愚竊謂士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

如公卿之世議者以爲偏論臣迺謂之知事蓋公卿之世耳目習
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德裕
之言未爲過論 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
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爲校讐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
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
籍乃爲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爲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
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
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爲吏部南曹羣牧判官又
高則爲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
遷知諫院預講讀或擢爲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
爲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
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闖
茸者叨預於其閒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爲
盛此實 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

親黨假此以爲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
夕拜詞掖夕爲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
廉恥之節靡有子遺旣無素養之才悉皆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
非其人左右史才閒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 陛
下卽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 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
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
供職臣愚莫知其意竊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改爲祕書省
已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
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旣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
供職不法 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爲士大夫
進取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 祖
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
勘選人已有改官並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
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

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羣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廉恥清議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倦倦之意惟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甚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巖叟

伏以祖宗盛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為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寂寞之歎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廢導洛罷市易還民衣食之源以惠養困窮人人蒙福如遂更生有司固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不為不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蔽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熙然復及祖宗之盛

臣愚不勝區區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巖叟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觀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概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切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數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不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王巖叟

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羣司之表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而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

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巖叟

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尙姑息以惠姦不治其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弊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如三者之胥吏歲累優秩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郊禮霑賜賚又許有服親入爲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爲恩幸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爲勤勞可謂薄矣黜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己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敘勞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見臣不知平居祿賜優厚

將焉用之其爲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賣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嚴紀綱爲事澄清根本爲心哉故議者以爲廟堂之上爲天下百姓理會弊事則少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敕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姦棄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正四方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巖叟

臣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蓋不忍焉臣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庾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稅七分上方許貸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緣災傷放稅多是監司

以聚斂爲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體心朝廷以災傷
的實分數除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況少肯放及七分
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別幸而得爲七分
別有借貸不幸而爲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
而被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爲赤子
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
多乖 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不限災
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
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如免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
來水災州縣乞先次指揮施行

請罷三舍法

王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爲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
戾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
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

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
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
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
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岐以
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
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
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肄之餘止以公
私試弟高下如昔時自足以獎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
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爲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
業博士其議其當

請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王巖叟

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權之而後行
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爲廷尉人有盜
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弃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旅而

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今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
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論議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
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
觀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
情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
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
釋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
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
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
遠愈嚴而愈戾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
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
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
行之初意今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稍復

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論堂除之弊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
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
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
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論不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
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多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
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
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
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
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往往啟授宋以蔡廓
為吏部尚書黃散已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
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
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

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
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朝僉而重已權廢公舉
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
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
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爲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續
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敦夫堂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
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束求臣恐三省之
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
之大原使天下同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
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
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
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
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光庭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
人作因天敘而惇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
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爲能以皇極之
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
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遠王道不振黃老雜之於前釋氏
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
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纏
縛於輪回愚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
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
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
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
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當
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學非而
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而

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
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
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
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
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
足責其士大夫背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
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
乞行敕戒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
詣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
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爲陛下力言者方聖
明在御俊乂滿朝當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
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

朱光庭

臣竊以 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

學使後生習爲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爲失矣若謂學經術
不能爲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
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
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 聖朝之
美事臣近已上封事論列今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
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
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其注
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
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
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
同義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省試五道
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
石之鑿說各以己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為事業發之為
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歛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
臣所以區區為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
主張施行

宋文鑑卷第六十

宋文鑑卷第六十一

奏疏

請留安燾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諫立后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論批直付有司劄子

辭免左諫議大夫

論士風

論章惇蔡卞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論國是

王觀

丁鵬

丁鵬

呂陶

鄒浩

曾肇

曾肇

豐稷

游酢

任伯雨

陳瓘

陳瓘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請留安燾

陳瓘
王覲

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與李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為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具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蓋知蠹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確縝惇璪而燾清臣本非為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尙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燾從執政不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躡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縝惇璪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為輔相以肅清邪黨而燾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之

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 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縝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 先帝之舊執政惟燾清臣在焉 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燾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璪姦邪累蒙 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縝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為眾論之所不容 陛下必欲留舊人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為事今燾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為便而必少肯為 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 陛下惟聖慈詳酌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騭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駟僮出捐千金則貿買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為得

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 陛下上法堯舜旁規漢唐開
廣庠序遴擇師儒自京師以達天下教育之法遠過前古而此等
天資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爲汚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
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醇厚
風教以懲曲士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 騰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
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致姦言以厚誣
近臣或造爲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
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爲聲援上
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墮
久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
十六子之說爲後世譏笑今 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
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
六子之事而姦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
扇搖流俗爲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
化臣切憂之伏願 陛下特降 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
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天下幸甚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呂 陶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曠喪廉恥遠
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
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合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
司業黃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
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
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
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
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舊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庸
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孟子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

詆毀之以為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
 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
 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
 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
 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歛之
 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為其師解
 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為美後世仰以為高此固不論
 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
 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為能知
 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
 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
 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
 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為定律揭
 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

諫立后

鄒浩

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
 乃以斯人為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
 勸戒無使邪愴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
 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
 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
 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
 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
 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
 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
 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
 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
 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

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
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
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
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
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
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
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
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邱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況
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
以妾爲妻者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
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爲
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

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
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伯之所不爲
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
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
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
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
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
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實爲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
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
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
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
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
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
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霆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

陸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
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
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傳說不告以拒諫而
告以從諫則聖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
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爲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
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
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爲吝則萬世
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
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
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
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
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

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
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
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
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
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兩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
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
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
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
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
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
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
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
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
道啟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

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大者乎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慈
惠有君人之德沈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
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
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 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
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
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
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
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
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
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
唯 陛下留意毋忽

論內批直付有司

曾肇

臣伏見 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淹
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
視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
待然臣切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覩內中時有批
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有直付有司者雖 陛下睿明必無
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
議門下審駁乃付尙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
墨敕非盛世之事 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
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
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勅令相參審
度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爲稱職蓋三省樞密院
皆執政大臣 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
以奉行文書爲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
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
綱增長僥倖以 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爲言更願

陸下戒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閒得入天下幸甚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稷

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為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員闕久矣下情壅於上聞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意臣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正官制諫官以諫爭為職不為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險害忠良不以聲色為常事以蠱上心不以淫巧為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論士風

游醉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眾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後士之有志於議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厄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論章惇蔡卞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脇持哲宗以不孝之名

迫懼 哲宗以不利之實激 哲宗使怒惑 哲宗使疑謗毀
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傅致 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
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器自古姦臣爲害無甚
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乞斬惇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
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
大事六件如後 元祐六年 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
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 皇帝既未
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
所覓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廢立之
意乞追廢爲庶人一自紹聖已來竄逐臣僚應 哲宗皇帝批出
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於 哲宗前密啟進入劄子 哲宗依
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
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
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

若非蔡卞建議 哲宗未必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僚章
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
遣惇卽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卽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
浩浩以此詆譏故 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
送別之罪 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卞死黨
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卽以相公二心
之言迫之以此惇卽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
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狠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
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同心向善朝廷
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
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
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
故寧負 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
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

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卜
惡伏乞 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
卞典刑之日乞 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閒采聽若人人不相慶
臣甘伏罔上之罪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瓘

臣竊覩 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
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
者竊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
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
問俯及降謙示敬則黃耆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
耆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
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
於此伏望 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國是

陳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爲心故朝廷之
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
其事不出於三代雖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
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
者爲是不合其取捨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
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
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所有國是故事
一件謹錄奏聞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瓘

臣二十二日奏稟職事因論朝廷之議未及瑤華而先賞何大正
等失於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內稟兩宮外咨宰輔之意人所
共喻兩宮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祕獄初興推鞠嬪御獄詞既具遂
及中宮朝廷皆以爲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脅誰敢出言
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

亦無難況聞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詢詢溢語相傳皆以謂陛下之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即今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子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茲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況當時推劾事由郝隨案牘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冤抑理合辨明然而訓果出於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干於泰陵則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兩宮無堅確之命先帝有嘗悔之心大正疎遠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述神考為說以讐毀宣仁為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之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閒隙萬一瑤華有預政之時

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於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于眾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黃耆之言議之既熟乃發威斷大明誅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眾如此則事體無傷謫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天下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於今日天下靜擾繫此一事願陛下上稟慈闈詳擇施行天下幸甚

宋文鑑卷第六十一

宋文鑑卷第六十二

奏疏

論蔡京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

論蔡王府獄

論邏察

論馮澥

再論馮澥

論蔡京

陳 瓘

龔 夬

江公望

江公望

崔 鷗

崔 鷗

陳 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其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 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

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
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
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
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
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閒五害
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
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
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旣明其罪矣
兄弟同朝墳箠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論此
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旣明其罪矣
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旣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
等皆蒙敘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
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
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

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
開封府劊子攜劔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
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
惇之貶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
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
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
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有觴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
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
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
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
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
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
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閣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
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

外京之動靜如此卽不知 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其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 陛下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 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 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下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 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尙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尙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

皇悅林甫之言宰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 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 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 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實禍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 陛下果留之也今旣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 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

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連遭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 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檀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 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 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廼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 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

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 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 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 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 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 陛下皆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

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
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
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
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
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 夬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修身
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
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致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
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
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
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
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
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

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彗出四方譴告
甚著先帝爲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
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
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魂爲痛以及於斯痛不忍
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
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
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
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論蔡王府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迹
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
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疎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
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問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
及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能自持豈有

極治之世太平之時迺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謀離間 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萌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 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其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墳簞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聞於父母兄弟之言為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 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為恤 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 陛下勿以鷲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 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 陛下密詔所司凡

無根之言勿形案牘箠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 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閒言莫之離也儻形案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尙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 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 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知之 陛下將何面目見 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 陛下深留聖意

論邏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纁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

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爲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與推求其意不過以
求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摘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
使京兆爲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京兆之不
爲者乎 陛下卽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
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爲七
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之
通途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
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踟躕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
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
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案醜誣排陷無罪以作
威福步騰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尙早益小人因緣銜命不務
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
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
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爲明是誠不祥之兆也 陛下豈不思畿甸

之外非 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 陛下政事
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爲明哉語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 陛下以道御天
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爲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
因言以誅壹輩孰謂 陛下鑿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
舊額人數一切能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
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尙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澥

崔鷗

伏觀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 陛下求
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
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
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
萬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 陛
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

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
 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
 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
 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
 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發惑
 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
 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
 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
 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
 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
 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博士
 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解之誕
 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
 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

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解言服元祐之學
 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
 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眾
 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
 乞以解所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
 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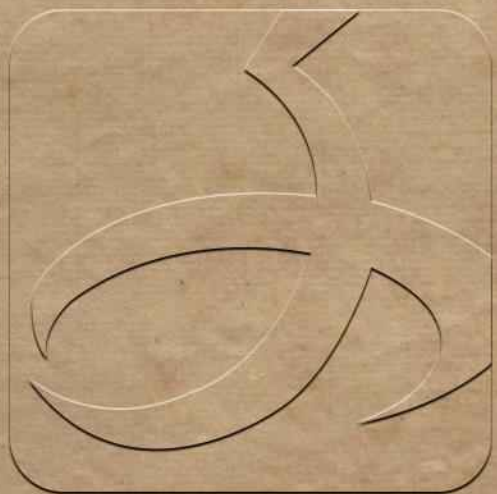
再論馬解

崔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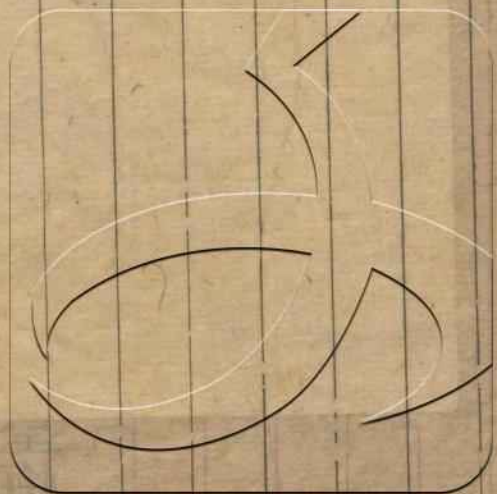
臣鷗近上章論諫馬解未蒙施行解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
 其憂臣適當言責不得已也觀解之意不過於拘以熙寧元豐
 之法為治緣解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
 說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
 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
 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

造士號爲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
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
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
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
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
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
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爲紹述之論
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詔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
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
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效也譬
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
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
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遣腹心
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三等同己者爲正異己者爲邪解與京同者

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爲邪陷於罪戾
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於權臣反
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
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
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
體矣



宋文鑑卷第六十二



71000650

宋文鑑卷六十二

九

